

●朱伟华

信息时代的图书馆与文化传播

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library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tellectual culture. Libra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do more things in cultural production instead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Librarians should study the cultural directions and enable library science to have higher theoretical standard. Besides, they should study regional cultures and promote deeper and wi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3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age Librar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LASS NUMBER G250

图书馆与文化传播,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第63届国际图联(IFLA)将“图书馆与文化优先”列入副主题,可以说是慧眼独具。图书馆是随着人类发展而逐渐分化出的专门从事文化传播的机构和学科。作为机构行业,笔者认为可将图书馆定位为社会化信息服务和学术性文化公益事业^[1];作为学科,可将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知识文化产生、增长以及利用各种方法技术保存传播这些知识文化的学说。

到20世纪末的今天,图书馆和人类文化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图书馆的职能也在随着社会知识文化的增长而变化。为此,图书馆界有必要检点已走过的路程,弄清图书馆与整个社会文化处于何种交接点上,以便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播的功能。

1 图书馆及其学科的历史和现状

国际图联1975年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图书馆职能科学研讨会上,通过并确定了现代

图书馆的四项社会职能: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从历史的角度看,图书馆的职能有一种从第1项到第4项纵向发展并逐渐包容的过程。

古代藏书楼时期,图书馆的职能可概括为“汇集文献,保存传递”,就是上述第1项社会职能。与此相适应的古典图书馆学,主要建立在目录学和图书学基础上,主要组成部分是书史、印刷史、收藏史、版本装潢史和文献校勘学等,对史学很倚重,有浓厚的人文科学特征。

近代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图书馆的职能主要为“启迪民智,普及教育”,包容了上述第1、2项职能,以第2项为主。此期图书馆收藏的文献从内容到形式日益多样,专科图书馆出现,图书对外流通逐渐完善管理,重视学科背景,将专科知识和管理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图书馆学得以确立。重视图书采购、分类编目、典藏流通、参考咨询等工作环节的科学管理,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但更倾向

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学科。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计算机与多媒体、通讯网络、光纤传输等现代技术相结合, 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下, 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知识生产与消费系统。现代图书馆的职能已转化为“分享信息, 促进文明”, 也即在包容四项职能的同时, 以后两项为主。现代图书馆学以传统图书馆学为基底, 融合人类行为科学、传播学、信息学、管理学和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 etc. 整合为新的学科, 重视现代化技术的应用, 在大量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同时, 具有跨学科和综合性趋向, 以及研究领域日益宽泛化的倾向。作为一门依托一个实体(图书馆)起步的学科, 图书馆学始终强调应用。

我认为现代图书馆的重点职能——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 可约略对应信息传递和文化传递。前者提供基础性数据和经过深加工的、从文献中析出的专题信息, 满足专指性强、时效性强、有特定实用目的之需求。后者多以书刊资料原形提供, 满足人们宽泛的、长期的精神文化知识和生活的丰富多样需求。因此, 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应该在两个方面, 作为信息中心, 应专业化、个别化, 迅速而准确地满足社会对特定信息的需求, 在运作方式上分散化、多样化, 如组织各种咨询公司、外脑企业、信息经纪人等等; 作为文化中心, 应综合化、整体化, 与出版发行等相关行业贯通, 发挥图书馆作为文化集散地的特有作用。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也有两个方向, 即同时培养专家型和学者型人才。前者要求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 熟练检索系统的功能和途径, 能完成各种专指性信息传递。后者应有较广博的知识面, 关注社会知识文化生产流通的整体状况, 与其他学科配合, 研究人类知识文化发展中一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本文试图探讨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 在传媒改变、文化转型的信息时代, 如何进行文化传播的研究和运作。

2 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应着力开拓的几项工作

信息时代两个最大的变化是知识量激增和现代技术将世界连为一体, 网络的普及和信息传递由分散向一体化转变, 图书馆必然要从实体向功能化转变。多元一体化的世界格局要求各行业学科在更开放地与社会大系统交换的同时, 找准各自的位置, 成为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一员。因此, 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 除继续完成文化普及知识积累等基础性任务, 还应借鉴文化研究成果, 在文化的运作、研究和存储方面, 着力开拓以下几项工作。

(1) 增加文化传播中的主动性和学术性, 积极参与社会文化运作, 促进文化消费向文化生产的转化。

现代知识总量的增加, 造成知识增长的加速度。图书馆应加强自身工作的主动性和学术性, 积极促进文化成果的转化。在第 62 届国际图联大会社会科学图书馆专题研讨会上, 丹麦 Birger Hjoerland 先生对图书馆信息学研究方向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学科主要应研究知识的生产者, 他们的信息需求, 决定他们行为的认识论准则, 要研究他们成果的交流渠道, 为他们服务的机构及他们的用户和存在着哪些信息问题, 还要研究具体学科, 研究社会科学信息的生产、传播与应用情况^[2]。我认为应用技术是信息时代各行业甚至每个人普遍掌握的技能手段, 不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应专攻和侧重的独有领域, 上述工作才是图书馆为知识生产者应做的特殊工作。

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正面事例是卡西尔与瓦尔堡学院图书馆的邂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 被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 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

他致力于人类文化现象学研究,其代表作《神话思维》的产生既有逻辑根源,也有偶然因素。1919 年他接任新汉堡大学教授,接触到瓦尔堡学院图书馆藏书。这个图书馆社科图书的排列很特殊,将哲学类书籍置于占星术、巫术、民间传说等书籍之后,并将艺术类图书与文学、宗教和哲学各类结合在一起。当时负责管理的弗里茨·萨克斯尔(Fritz Saxl)博士向卡西尔解释道:瓦尔堡学院图书馆认为,哲学研究与原始思维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研究工作又与宗教、文学、艺术的形象化描述有联系,就将这种观点从书籍的排列中表现出来。卡西尔为这种独特的编排惊喜并受到震撼,“这座图书馆非同寻常”,“其中所包括的哲学问题与我有关联”,并很快成为这个图书馆最勤奋的读者。5 年后他在《神话思维》的出版序言中指出:“瓦尔堡图书馆对资料的编排和选择,对资料所做的特殊分类,使它们都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中心问题,这与我研究工作的主要课题紧密相关。这样的环境使我重新鼓舞勇气,继续我已开始的路途。”他还特别向弗里茨·萨克斯尔的“专业性指导”表示感谢^[3]。正是瓦尔堡图书馆人员独特的思维成果知识分类,为卡西尔开创性成果铺平道路,这是图书馆为文化发展做出的典型的贡献。

另一个事例是 1997 年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和“中华读书报”都报道一则消息,中央民族研究所图书馆一批 30 年前由民委组织力量采集的少数民族珍贵资料,由“风入松”书店收购并拟开发。这批包括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民俗等各方面情况的详尽调查,在世界民俗学人类学史上都罕有其匹,且历经 30 年沧桑变化,留存了许多已不复存在的文化现象。现为致力文化传播、主营学术性书籍的“风入松”收购,可谓货卖识家,对文化的承传或为额首称快之事。但反躬自问,如果图书馆界能有更多的文化关怀,能将资料收集与学术研究更有机结合,早

些为学术界、出版发行界联手,建立开发文献资源的有效途径,也许这批资料不会尘封至今。

(2) 立足文化集散地这个隘口,研究文化流向,使学科更具理论高度。

图书馆是连接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中介,很便于利用统计学方法和文化研究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状况,为各学科研究提供参考图书,著者、出版者与读者的关系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读书这一行为不完全是由文本决定的,著者、出版者想尽可能通过写法和印刷措施将读者“设定”在文本和图书中。而读者的阅读行为却具有选择性、逆向性和不间断的创造性。这两者之间,正是产生某种意义乃至种种意义的空间。时代的变化更明显地从不同文本和读书行为中体现出来。16 世纪的图书和 19 世纪的图书大相径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何种读物的流行更是文化发展的标志。如日本文库本是经济增长、大众文化发达的产物,最初印行的都是通俗读物。随着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岩波文库 1991 年目录里,几乎全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能否进入“文库本”行列,已成为检验一部作品能否传诸后世的衡量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提高全民素质方面大力提倡读书活动,“万村书库”、“一二三工程”、“知识工程”等都是卓有成效的措施,社会上一再兴起的名著热、散文热、文集热、辞书热等,显示了公众高涨的求知热情和良好的读书风气。

图书的物质形态给意义的建构怎样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追溯历史会发现,不同的读法,首先基于图书物质形态与人类身体的关系,从音读到默读就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中国的四书五经和外国的《圣经》都是音读时期的文本,那时书少,识字人也少,载体笨重不便携带,靠识字者口读宣讲,内容多为居高临下的社会教诲。随着活字印刷的发达,书多,轻便,识字的人增多,转向人与书

一对一独自静静阅读,内容逐渐隐秘化,个体化,平等交流。现代随着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文本从原来的形态中解放出来,由单一趋向丰富,信息可以远距离瞬间传递,“网友”交往成为反馈迅速的多人平行交流,信件、情书上网使人类的各个方面更加公共化、共享化,不同的媒体和印刷方式在文化传播上的不同功用和影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我们在文化传播及研究中特别注意,即英文的三“T”: (Time, Translation, Tradition) (时间、翻译、传统)。“讲述故事的时间经常比故事讲述的时间更重要”,这句话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时间”的意义。同样一本书,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同样的文本,不同年代载体的变化将予以人们不同影响。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微的今天,专司图书流通的图书馆最了解各类图书使用流通的频度、幅度、速度、深度等共性情况,如果加以统计分析,可画出不同时期文化发展轨迹。“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也是不同文化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一种互相理解沟通的过程。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图书馆,要在不同文化之间搭架桥梁,以实现文化之间的协调,达到丰富个体精神生活,提高民族文化素养,整合世界国际秩序,建立人类新文明体系的目的。“传统”不只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也是至今存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但往往是经过长期积淀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产物。如西方更多信奉进化论的直线历史发展观,东方则更多相信历史循环论。“传统”的概念不仅在直线时间或循环的意义上使用,还可以用想象并置的方式加以理解。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到信息时代的电子传播,看起来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但各种传媒虽然依次出现,但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可以外在并置。如口头传播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今天仍然是人类交流中不可取代的一个方面,同时手写传播可弥补口头传播在时空上的局限,印刷传播又可改进手写的普及

不够及成本太高。电子传播不仅跨越时空,还可以及时反馈,具有和口头交流一样的可应答性,可以说是在更高基础上循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图书馆的4项职能,一方面有一种线性发展、重心转移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有横向包容,通过扬弃而发展,在更高基础上循环重复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下面我想特别强调,信息时代图书馆应重视并向第1项社会职能回归的问题。

(3) 开掘地域文化,增进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文化理论非常注意研究“本地”与“世界”、“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实际上,文化的产生和其地域基础,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因此,美国新文化地理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将特定地域上由自然和历史凝聚而成的文化景观,视为除书写与口传之外,人类储存和传播知识的第三大文本。开掘和保存这一类文本的工作,应引起图书馆高度重视。

没有一定的封闭性就没有地域性。随着信息流通的日益便捷和人类足迹的遍布,由一定闭塞带来的地域特征将越来越成为珍贵的濒临灭绝的资源。在流行文化盛行时代,在机械复制时代,对地域文化的开掘是一种对个性和独特性的固守。图书馆现在保存的多为由文字记录下的“过去完成时”的人类生活状况和知识经验,而以“现在进行时”存活于社会生活中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却在不断由于未予留存记录而湮灭。现代音像技术的发展,给“全息性”记录保存原生态的文化现象提供了技术保障。图书馆应具有这种眼光和意识,参与这种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工作,我们在贵州就发现并参加了这种开掘工作。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内陆高原省份,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也受到影响,但也有些在全国绝无仅有、非常特异的文化现象,安顺屯堡文化即是如此。在黔中以安顺

为中心几百平方公里内,生活着一些在语调、习俗、服饰、信仰等方面既有别于当地少数民族,又有别于其他汉民族的汉人。他们居住的村寨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关、哨、卡、所等命名。据史载,14 世纪末,明朝皇帝朱元璋命大军两次南征,安顺一带成为明王朝军队大本营,战事延续多年,就推行屯田制,使屯军和家属就地立寨安居,又从江南诸省大量移民来“填南”;这样,屯军和移民构成了安顺方圆一带独特的居民。几百年来“明代屯军之裔嗣”的屯堡人,在征服者的优越感和怀念乡土的复杂情愫中,在黔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繁衍生息,以一种类似军营的封闭性,在语言习俗、服饰文化等方面完整地保存着“古制”。以居室看,在砖瓦已十分普遍的今天,屯堡村寨仍是典型的石木结构,那些石头的城墙、屯门、碉堡组成的是战争建筑文化。在服饰上,迥异一般汉人,妇女至今仍身着宽袍大袖花边衣衫,头包绉帕,腰系丝条。为适应战争需要和封闭环境,他们特别偏重利于储存的食品。“离乡不离腔”的古训使屯堡人说话的音调与众不同,数百年来不受同化,一堵城墙,隔成两种语言。

屯堡文化中另一侧面是对宗教的笃信和对神灵的虔诚。落土贵州后,他们把江南佛教带入贵州,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有名的寺庙就有几十个。家家有神龛,月月有佛事。而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引起极大轰动的安顺地戏,更是文化史的一种奇观。安顺地戏属于原始傩剧,起源于祈福纳吉的宗教仪式。带面具、有情节的傩剧在宋代形成,1388 年前后由南征部队作为军傩带入贵州。在全国傩戏几乎绝迹的情况下,安顺地戏却基本保持着明初传入贵州时的原样,并只在屯堡村寨中上演。屯堡人出于显武增威的信念,把对战争的追忆、对祖先的缅怀、对子孙不废武事的宣教,

以及虔诚的信仰,美好的期待,熔铸在木质假面上,以一种符号化象征化方式,口口相传,代代相承。

屯堡文化 80 年代才为外界知晓,这种已进入信息时代还沿着口头传播方式的特殊状况,杂居数百年还界线分明地保持着外来文化特色的鲜明个性,以及外在于周围世界的变化进程,高度自足地“并置”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稳定性,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保存的文化现象。鉴于此,我们与安顺电视台策划组织屯堡文化专题的拍摄,借此保存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地域对每个人各具含义,是他对世界的感受中心,构成他对世界的认知价值。世界由各种地域的人组成,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含义组成。作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应更深入挖掘展示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底蕴,以各种文本方式记录传播对故国母土最深切的阐释,为本土文化呈形定位,以增进人们对世界各地域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人们依赖这些阐释了解自己,了解人类,了解世界,建立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和确定性。

参考文献

- 1 朱伟华 世纪之交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价值定位与战略思考 见:中国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 2 钟婉懿 社会科学图书馆在电子信息时代的新角色与新任务——第 62 届国际图联大会社会科学图书馆专题研讨会综述 情报资料工作,1996(6)
- 3 (德)恩斯特·卡西尔 神话思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朱伟华 贵州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贵阳市。邮编 550001。

(来稿时间:1997.10.21。编发者:徐苇)